

參賽類別	☐ 小說組 ☒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棄子
「究竟是從未擁有，還是曾經擁有過比較遺憾？」 不久前我曾思考過這段話。 我的爺爺在我爸爸四、五歲時就已經過世了，因此打從我出生時就沒有見過他。雖然不是很頻繁，我偶爾會想：「假如我有爺爺，會是甚麼樣子的感覺？會不會被捧在手上疼愛？會不會生活變得更優渥一點？會不會在家中有更特殊的地位？」有時候也挺羨慕其他人有爺爺，這時候我就會想，這輩子注定無法改變的事情，真的是難以言喻的可惜。沒有就沒有了，完全是無法改變的事實。「我這輩子都不會有住在一起，陪我度過童年的爺爺了。」這種感覺，真的好奇怪。記得有次家中在打掃時，媽媽讓好奇的我看了爺爺的遺照，不知怎麼陳述當下的心情，看到他時，我是震驚的，原來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阿！本以為是一名白髮蒼蒼，臉上佈滿了歲月痕跡的老人家，但爺爺的時間停留在中年，俊俏白淨的臉龐，我甚至覺得那時候的爺爺比這時候的爸爸更年輕、帥氣。我的內心五味雜陳，思考著：「原來我也有爺爺啊？」 不過，爺爺的缺席，並不影響我一直以來生於小家庭的幸福，爺爺留下了和他一樣模子刻出來的爸爸來陪我長大。 我對爸爸的印象，是嚴厲且傳統的父親，也是非常可怕的人。至少我小時候是這麼認為的。他總是會用打用罵的來管教我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在我小學四年級時，我為了讓隔天上學時有涼快的冰可以刨來吃，而將我的水壺放進冷凍，卻不小心打翻了爸爸的冰品，冰從高處墜落，瞬間解體散了開來。不一會兒，爸爸拿著自製的水管熱熔膠條聞聲而來，毫不留情地把我當十惡不赦的壞人，痛打我一頓。我記得我已經道歉了，且當時也很慌張和害怕，但爸爸完全不買帳，被情緒遮蔽了雙眼，看不見我的誠懇，劈頭就打。到了我上國中以後，爸爸就比較少打我了，通常都是用諷刺或是反話來激勵我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處於叛逆期的青少年，怎麼會聽的入耳呢？我時不時的頂嘴，因為只要我認定某些事是事實，我是不會退讓任何一步的。當我和爸爸兩人意見不合，會一來一往的爭執，爭執一達到了巔峰，爸爸就會使出專屬於他的最後一招。「你給我出去，這裡是我家。」多言惹事，我很常因為回太多次嘴，重重的踩到爸爸的底線，差點被逐出家門，只要爸爸拿出這殺手鐮，我就會乖乖閉嘴了。小孩子有耳無嘴，是我從小聽到大的一句話。 「將軍。」在某天午後，悠閒的我和爸爸在飯後下了幾盤棋，但把把都不一會兒我就迎來了死局。爸爸手中的炮越過我勇往直前的小卒，把在將軍旁左右護衛的其中一顆士吃下，另一隻炮也在不遠處蓄勢待發。而將軍的四周都備有埋伏，不論我前往何處都是死路一條。 「啊，又輸了啦！不玩了不玩了！我以前在安親班可厲害的！怎麼都沒能贏過啊？」我懊惱的看向爸爸，期待他安慰自尊心高的自己。 「你哦？要贏我還差的遠啦。」爸爸僅是笑笑的回應我，並當作我方已經投降，結束遊戲，開始收棋。	

「欸爸，啊你怎麼每次都不下最後一步棋？要留給我一點懸念是吧？」我看見我方將軍完好的待在自己的本位，隨興地和爸爸鬥了幾句嘴。

「啊不是玩完了？反正知道結果了，有下沒下有差嗎？趕緊收一收做其他事還比較重要。」爸爸慵懶且隨性的回答我。

時間過的飛快，我上了大學，發現這世界的變化十分迅速。例如以前我東西弄丟，家、學校、宿舍三點一線，東西不是在這就是在那，一定能找到。每當媽媽問我東西都有帶到嗎？「沒差啦忘了就算了。」是我不變的回答。現在我成年了，落了東西對我而言非常可怕，著急、等待、憂心、焦慮等負面情緒會隨之而來，因為我知道，在這浩大的世界，無邊無際的，有些事物可能找也找不到了。

正順利過完大學一年級的生活，一切步入正軌時，倏地天上派下不可違抗的天旨，重重烙在我的心頭上，頭好暈好痛，原來天外飛來橫禍就是這樣的感覺嗎？

那天，一如往常的手機鬧鈴聲喚醒我，剛睡醒還在迷茫中的我習慣約略審視訊息，「媽媽未接來電」。雖然叛逆的我不愛回母親照三餐噓寒問暖的文字或貼圖訊息，可看見僅有碰到急事才會使用的聯絡方式，不由得使我感到困惑且緊張。一則簡潔扼要的訊息「請假馬上回家」。我第一個想法是：怎麼突然要請假，餐飲打工請假不太好請耶。第二個想法是：到底發生甚麼事了？怎麼那麼突然要回家？第三個想法是：唯一一次要緊急回家是奶奶過世，不會吧？不可能吧？最糟應該也是出意外住院之類的吧？一家四口在鄉村平凡幸福的生活，父母歲數也不超過五十……。我緩慢地花了三秒閃過這些念頭，急促地按下回播鍵，心臟也沒閒置著，有節奏地打著歡快的節拍，彷彿想要安撫我緊張的情緒。

「你爸爸不在了。」

什麼意思？常見的案例，就那麼狗血的在我身上發生了，明明在七月的最後一天，我難得休假回家請爸爸吃父親節大餐啊？就在兩天前而已！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？還是其實是大人間的玩笑話？因為我在外奔波，該上課的時間去上課，課餘時間通通都去打工，沒有太多時間頻繁回家，家人希望我回家一趟而演的一場戲？但其實我知道的，我家都是正經八百的人，沒有人，沒有任何人願意，也沒有人會開這種玩笑話。或許，也有那例外，那就是上天吧？

掛斷電話，我發現我全身都在顫抖。阿，原來媽媽掛斷電話前囑咐我，「回來路上小心」是這樣啊？我告訴自己要冷靜，要淡定，要穩定，什麼事一律回家後再想要怎麼安定。可我克制不住自己，腦子亂哄哄的，無法避免的胡思亂想。因此為了自身安全，我只好坐上較昂貴的直達車回到家鄉。一到家中，思緒還非常混亂的我，被禮儀人員指引跪著爬進家門，直到看到放置我父親的冰櫃，我才願意接收爸爸不在的訊息。回過神來，我已拿著香陪爸爸一同聽著經文，我用眼角餘光瞄看四周，遠方親戚們齊聚一堂，我是爸爸唯一的女兒，可是我卻還不知道爸爸的死因。腦袋不斷運轉著，努力理解現在發生的一切。直到坐在我身旁的哥哥被禮儀人員叫走，我才有了不知所措以外的想法。哥哥和媽媽一起跑行政單位、簽署數十張文件、選擇爸爸喪禮的方案等等。我被晾在一旁，覺得身為女兒的我毫無用處，被排除在外，被徹底捨棄了。

「我被爸爸遺棄了。」

隔日，我並沒有陪著爸爸，竟然還回去學校附近的餐飲店上班。我家與打工的店僅跨了一個縣市的距離，可是我卻覺得好遠好遠，像是看不見盡頭的道路，沒有終點，也如同我的未來。魂不守舍的我依舊順利的完成這一天工作，當日瑣碎雜事我已記不清了，滿腦子都想著「失去」這個議題。我僅記得老闆娘和我說：小孩子應該也不用忙很多事啦。

回到家中，我認為我無法做好工作，請了長達三星期的假。

我踏在熟悉的土地上，彷彿時空倒轉了十來年，好似迷路的小孩，獨留在黑暗、陌生的土地上，被愚昧的路燈壟罩著，哭喊著：「爸爸，你在哪裡？」孤單、恐懼、寂寞頓時如暴風雨朝我侵襲而來。怎麼如今的我已經成年，自認為非常獨立且堅強，此時此刻卻如此脆弱、不堪一擊？我的心就好像一顆充飽氣的氣球，緩慢地撫摸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，想用盡全力拽緊、肆意扭轉它，卻又怕它爆破，不敢輕舉妄動。我僅能吸一大口氣，接著閉氣三四秒後，用力地吞下那酸楚的氣。彷彿不這樣傷害自己，自己的心就會直接爆炸。

四十八歲正值壯年，卻毫無預警的去世了。那是不是也會像八點檔一樣，突然就復活了？沒有人！根本沒有人會相信這個事實！如此突然，令人覺得僅是好友間嬉鬧的玩笑話罷了，時常對爸爸任性的我彷彿聽見他說：「這次不可以不要了。」

父親節，也是爸爸的頭七，爸爸真是一位風趣的人，也真會選日子。連最後的一段路都是算好的，讓我想忘也忘不了這節日，如此的刻骨銘心。

也是時候該結束這場鬧劇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想掃除靈桌上的所有物品，面向戲中的演員，如潑婦般吼叫：你們在搞甚麼東西啊？無聊當有趣是嗎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，細想爸爸已經不在了這件事，不論是在外頭等公車，或是在家中呆看著爸爸以往常餵食的流浪貓吃飯，我總是不由自主的流淚，哭得聲嘶力竭，哭得喘不過氣，哭得束手無策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想放棄掙扎，直接接受爸爸不在這世界上，不會再與我共創珍貴的回憶。但對我而言真的好難，太困難了。無能為力的我，面對上天的權力施壓，我只能被迫接受，就好像我在大學剛學到的社會階層，身為底層的我，被位於上層的上天狠狠的踩在腳下踐踏，可能我也被上天拋棄了吧？

生與死，不過是這世間的日常。自從重大事件落在我身上之後，本來就心思細膩的我，變得更仔細觀察這自然萬物的一切。我無意中踩死路邊上努力搬運食物的螞蟥；我刻意踩死在家中亂串門子的蟑螂；我看見被車無情碾平的老鼠、野貓；被自己健康狠狠教訓一頓的父親。其實很多時候，我在意的可能並不是生離死別，而是已有情感連結的遺憾。或許人是為了「情」一字而生的吧？

守喪的時間在沉默中悄悄流逝。曾聽聞人說，真正難熬的，是往後的日子，習慣的他，已成為歷史。

我回想起那盤棋，爸爸彷彿早已知曉一切，並暗喻我未來。我主體是將軍，而分身是那無名小卒，勇往直前，並帶著青少年擁有的嬌氣與傲氣濫殺濫打，彷彿世界唯我獨尊。爸爸下的最後一步棋，像似看不慣的上天派大炮朝向我重重打了過來，我回頭看我的左右護法少了一名，如同祂只留下了我媽媽保護著我。可是最後爸爸並沒有把我帶走，讓我獨立在那兒，眺望遠方，動彈不得，進退兩難，只能靜靜地，緩緩地，細品著思念與哀愁。

我是棄子，但爸爸沒有棄子。

過往讓它成為一縷青煙，隨風而去吧。活在當下，希冀未來，無法改變的，使其停留在原地，沉沉且輕輕地放下吧。我就讀的科系教導我，面對臨終關懷，要好好的道謝、道愛、道歉、道別，我卻一點都沒能做到，一切都發生的好迅速，令人措手不及。不過，或許歷史造就了如今的我，但也不必為此束縛，不必自怨自艾，不必貪得無厭，不完好是最完好的安排。

即使這世界放棄了我，還好，我還沒有放棄我自己。

嘿，爸。感謝你曾經來過。

或許，曾經擁有過，會比較遺憾吧？

